

古
今
小
說

李元問說
宋純



李公子

三十四

神水能醫
病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獲稱心

勸人休誦經

念甚消災呪

經呪總慈悲

冤業如何救

種麻還得麻

種豈還得豈

報應本無私

作了還自受

這八句言語乃徐神翁所作言人在世積善逢善積惡逢惡古人有云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昔日孫叔敖曉出見兩頭蛇

一條橫截其路，孫叔敖用磚打死而埋之。歸家告其母曰：兒必死矣。母曰：何以知之？敖曰：嘗聞人見兩頭蛇者必死，兒今日見之。母曰：何不殺乎？叔敖曰：兒已殺而埋之，兒使後人再見，以傷其命。兒寧一身受死，母曰：兒有救人之心，此乃陰騭，必然不死。後來叔敖官拜楚相，今日說一箇秀才，救一條蛇，亦得後報。南宋神宗朝熙寧年間，汴梁有箇官人，姓李名懿，由杞縣知縣除僉杭州判官。本官世本陳州人氏，有妻韓氏，子李元，字伯元，學習儒業。李懿到家收拾行李，不將妻子，只帶兩箇僕人到杭州赴任。在任候忽一年。

往思子李元在家攻書不知近日學業如何寫封家書使王安往陳州取孩兒李元來杭州早晚作伴就買書籍王安辭了本官不一日至陳州參見蔡人呈上家書書院中喚出李元令讀了父親家書收拾行李李元在前曾應舉不第近日琴書意懶止遊山玩水以自娛樂聞父命呼召收拾琴劍書箱拜辭母親與王安登程沿路覓船不一日到揚子江李元看了江山景物觀之不足乃賦詩曰

西出崐崙東到海

鷺濤拍岸浪掀天

月明滿耳風雷吼

一派江聲送客船

渡江至潤州，迤邐到常州，過蘇州，至吳江，是日申牌時分，李元舟中看見吳江風景，不減瀟湘圖畫，心中大喜，令稍公泊舟近長橋之側，元登岸上橋，來垂虹亭上凭欄而坐，望太湖晚景，李元觀之不足，忽見橋東一帶粉牆，中有殿堂，不知何所，却值漁翁捲網而來，揖而問之，橋東粉牆，乃是何家，漁人曰：此三高士祠，李元問曰：三高何人也，漁人曰：乃范蠡、張翰、陸龜蒙，三箇高士，元喜，尋路渡一橫橋，至三高士祠，入側門，觀石碑，上堂見三人列坐，中范蠡，左張翰，右陸龜蒙，李元尋思間，一老人策杖而來，問之，乃看祠堂之

人李元曰此祠堂幾年矣老人曰近千餘年矣元曰
吾聞張翰在朝曾爲顯官因思鱸魚尊菜之美棄官
歸鄉徼老不仕乃是急流中湧退之人世之高士也
陸龜蒙絕代詩人隱居吳淞江上惟以養鴨爲樂亦
世之高士此二人立祠正當其理范蠡乃越國之上
卿因獻西施於吳王夫差就中取事破了吳國後見
越王義薄扁舟遠遊五湖自號鴟夷子此人雖賢乃
吳國之晉人如何於此受人享祭老人曰前人所建
不知何意李元於老人處借筆硯題詩一絕於壁間
以明鴟夷子不可於此受享詩曰

地靈人傑誇張陸

共預清祠事可宜

千載難消亡國恨

不應此地着鴟夷

題罷還了老人筆硯相辭出門見數箇小孩兒用竹杖於深草中戲打小蛇李元近前視之見小蛇生得奇異金眼黃口赭身錦鱗體如珊瑚之狀腮下有綠毛可長寸餘其蛇長尺餘如瘦竹之形元見尚有遊氣荒忙止住小童休打我與你銅錢百文可將小蛇放了賣與我小童簇定要錢李元將朱蛇用衫袖包裹引小童到船邊與了銅錢自去喚王安開書箱取艾葉煎湯少等溫貯於盥盆中將小蛇洗去汗血命稍

公開船、遠望岸上草木茂盛之處、急無人到、就鄉望
將朱蛇放了、蛇乃回頭數次、看着李元、元曰、李元今
日放了、你可於僻靜去處躲避、休再教人見、朱蛇遊
入水中、穿波底而去、李元令移舟望杭州而行、三日
已到、拜見父親、言蒞家中之事、父問其學業、李元一
一對答、父心甚喜、在衙中住了數日、李元告父曰、母
親在家、早晚無人侍奉、兒欲歸家、就赴着選父、乃收
拾俸餘之資、買些土物、令元回鄉、又令王安送歸、行
李已搬下船、拜辭父親、與王安二人離了杭州、出東
新橋官塘大路、過長安壩、至嘉禾、近吳江、從舊歲所

觀山色湖光，意中不捨。到長橋，昨日已平西。李元教暫住行舟，且觀景物。宿一宵，來早去，就橋下灣住。船上所獨步上橋，登垂虹亭，凭闌佇目，遙望湖光潏潏。山色空濛，風定漁歌聚，波搖鴈影分。正觀玩間，忽見一青衣小童，進前作揖，手執名榜一紙，曰：東人有名榜在此，欲見解元，未敢擅使。李元曰：汝東人何在？青衣曰：在此橋左拱聽呼喚。李元看名榜紙上一行書云：學生朱偉謹謁。元曰：汝東人莫非誤認我乎？青衣曰：正欲見解元，安得誤耶？李元曰：我自來江左，並無相識，亦無姓朱者來往為友。多蒙同姓者乎？青衣曰：

正欲見通判相公李衙內李伯元豈有快照李元曰
旣然如此必是斯文請來相見何礙青衣去不多時
引一秀才至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飄飄然有凌雲之
氣那秀才見李元先拜元慌忙答禮朱秀才曰家尊
與令祖相識甚厚聞先生自杭而回特命學生伺候
已久餉蒙不棄少屈文旆至舍下與家尊略叙舊誼
可乎李元曰元年幼不知先祖與君家有舊失於拜
望幸乞恕察朱秀才曰蝸居只在咫尺幸勿見却李
元見朱秀才堅意叩請乃隨秀才出垂虹亭至長橋
盡處柳陰之中泊一畫舫上有數人容貌魁梧衣裝

鮮麗邀元下船見船內五彩裝畫綉褥鋪設皆極富貴元早驚異朱秀才教開船從者蕩槳舟去如飛兩邊攪起浪花如雪飛舞須臾之間船已到峴朱秀才請李元上峴元見一帶松柏亭亭如蓋沙草灘頭擺列着紫衫銀帶約二十餘人兩乘紫藤兜轎李元問曰此公吏何府第之使也朱秀才曰此家尊之所使也請上轎咫尺便是李元驚惑之甚不得已上轎左右呵喝入松林行不一里見一所官殿背靠青山面朝綠水水上一橋橋上列花石欄干宮殿上蓋琉璃瓦兩廡下皆搗紅泥墻壁朱門三座上有金字牌題

日玉華之宮，橋至宮門，請下轎。李元不敢那步，戰慄不已。官門內有兩人出迎，皆頭頂貂蟬冠，身披紫羅襪，腰繫黃金帶，手執花紋簡，進前施禮。請曰：王上有命，謹請解元。李元半晌不能對答。朱秀才在側曰：吾父有請，慎勿驚疑。李元曰：此何處也？秀才曰：先生到殿上便知也。李元勉強隨二臣率行，從東廊歷階而進。上月臺見數十箇人皆錦衣簇擁，一老者出殿上。其人蟬冠大袖朱履長裙，手執玉圭，進前迎迓。李元慌忙下拜。王者命左右扶起。王曰：坐邀文旌，甚非所宜。幸沐來臨，萬乞情恕。李元但只唯唯答應而已。左

右迎引入殿，玉牙御座，左手下設一繡墩，請解元登
席，元再拜於地，日布衣寒生。王上御前，安敢侍坐。王
曰：解元於吾家有大恩，今令長男邀請至此，坐之何
碍？二臣宰請曰：王上敬禮先生，勿辭。李元再三推却
不得已，低首躬身，坐於繡墩。王乃喚小兒來拜恩人。
少頃，屏風後宮女數人，捧一卮，君至，頭戴小冠，身穿
絳衣，腰繫玉帶，足躡花靴，面如傅粉，唇似塗脂，立於
王側。王曰：小兒外日遊於水際，不幸爲頑童所獲，若
非解元一力救之，則身爲薑粉矣。衆族感戴，未嘗忘
報。今既至此，吾兒可拜謝之。小郎君近前下拜。李元

慌忙答禮。王曰：君是吾兒之大恩人，也可受禮。命左右扶定，令兒拜訖。李元仰視王者，滿面虬髯，目有神光。左右之人形容皆異。方悟此處是水府龍宮所見者。龍君也。傍立年少郎君，即向日三高士祠後所救之小蛇也。元慌忙稽顙拜於階下。王起身曰：此非待恩人處。請入宮殿後，少進杯酌之禮。李元隨王轉玉屏花磚之上，皆鋪繡褥，兩傍皆綉錦步障。出殿後轉行廊，至一偏殿，但見金碧交輝，內列龍盤鳳燭，玉爐噴沉麝之香，繡幕飄流蘇之帶，中設二座，皆是蛟緞擁護。李元驚怕而不敢坐。王命左右扶李元上座，兩

邊仙音繚繞數十美女各執樂器依次而入前面執
寶杯盤進酒獻果者皆絕色美女但聞異香馥郁瑞
氣氤氳李元不知手足所措如醉如癡王命二子進
酒二子皆捧觴再拜臺上果卓矚目觀之器皿皆是
玻璃水晶琥珀瑪瑙爲之曲盡巧妙非人間所有王
自起身與李元勸酒其味甚佳肴饌極多不知何物
王令諸宰臣輪次舉杯相勸李元不覺大醉起身拜
王曰臣實不勝酒矣俯伏在地而不能起王命侍從
扶出殿外送至客館安歇李元酒醒紅日已透總前
驚起視之房內牀榻帳幔皆是蛟綃圍繞從人安排

沈放已畢見夜來朱秀才來房內相邀並不穿世之
儒服裏毡頭帽穿絳綃袍玉帶皂靴從者各執斧鉞
李元曰夜來大醉甚失禮儀朱偉曰無可相款率乞
情恕父王久等請恩人到偏殿進膳引李元見王曰
解元且寬心懷住數日去亦不遲李元再拜曰荷王
上厚意家尊令李元歸鄉侍母就赴春選日已逼近
更兼僕人久等不見必憂倘回杭報父得知必生遠
慮因此不敢久留只此告退王曰既解元要去不敢
久留雖有織粟之物不足以報大恩但欲者當一一
奉納李元曰安敢過望平生但得稱心足矣王笑曰

之等必以

解元既欲吾女爲妻，敢不奉命。但三載後須當復回。王乃傳言，喚出稱心女子來，須臾衆侍女簇擁一笑女至前。元乃偷眼視之，霧鬢雲鬟，柳眉星眼，有傾國傾城之貌，沉魚落鴈之容。王指此女曰：「此是吾女，稱心也。君既求之，願奉箕帚。」李元拜於地曰：「臣所敬稱心者，但得一舉登科，以稱此心，豈敢望天女爲配偶耶？」王曰：「此女小名稱心，既以許君，不可悔矣。若欲登科，只問此女亦可辨也。」王乃喚朱偉送此妹與解元同去。李元再拜謝。朱偉引李元出宮，同到船邊，見女子已改素粧，先在船內。朱偉曰：「塵世阻隔，不及親送。」

萬乞保重李元曰君父王何賢聖也願乞姓名朱偉
曰吾父乃西海羣龍之長多立功德奉玉帝敕命令
守此處幸得水潔波澄足可榮吾子孫君此去切不可泄漏天機恐遭大禍吾妹處亦不可問仔細元拱
手聽罷作別上船朱偉又將金珠一包相送但耳畔
聞風雨之聲不覺到長橋邊從人送女子并李元登
岸與了金珠火急開船兩槳如飛倏忽不見李元似
夢中方覺回觀女子在側驚喜元語女子曰汝父令
汝與我爲夫婦你還隨我去否女子曰妾奉王命令
吾侍奉箕箒但不可以告家中人若泄漏則妾不能

久住矣。李元引女子同至船邊，僕人王安驚疑接入舟中，曰：東人一夜不回，小人何處不尋，竟不知所在。李元曰：吾見一友人遊於湖上飲酒，就以此女與我爲婦。王安不敢細問，情由請女子下船，將金珠藏於囊中，收拾行船。一路涉河渡壩，看看來到陳州，升堂參見老母，說罷父親之事，跪而告曰：兒在途中娶得一婦，不曾得父母之命，不敢參見。母曰：男婚女聘，古之禮也。你旣娶婦，何不領歸。母命引稱心女子拜見老母，合家大喜。自搬回家，不過數日，已近試期。李元見稱心女子聰明智慧，無有不通，乃問曰：前者汝父

自言若欲登科，必問於汝。來朝吾入試院，你有何見？
誠教我。女子曰：「今晚吾先取試題，汝在家中先做了
文章，來日依本去寫。」李元曰：「如此甚妙。此題目從何
而得？」女子曰：「吾閉目作用，慎勿窺戲。」李元未信。女子
歸房，堅閉其門。但聞一陣風起，簾幕皆捲，約有更餘。
女子開戶而出，手執試題與元。元大喜，恣意檢本，做
就文章。來日入院，果是此題，一揮而出。後日亦如此。
連三場皆是女子飛身入院盜其題目，待至開榜。李
元果中高科，初任江州僉判，間里作賀，走馬上任。一
年改除奏院。三年任滿，除江南吳江縣令，引稱心女。

子并僕從五人辭父母來本處之任到任上不數日
稱心女子忽一日辭李元曰三載之前爲因小弟蒙
君救命之恩父母教奉箕箒今已過期卽當辭去君
宜保重李元不捨欲向前擁抱被一陣狂風女子已
飛於門外足底生雲冉冉騰空而去李元仰面大哭
女子曰君勿悞青春別尋佳配官至尚書可宜退步
妾若不回必遭重責聊有小詩永爲表記空中飛下
花箋一幅有詩云

三載酬恩已稱心

妾身歸去莫沉吟

玉華宮內浪埋靈

明月滿天何處尋

李元終日悒快後三年官滿回到陳州除秘書王丞
相招爲塔累官至吏部尚書直至如今吳江西門外
有龍王廟尚存乃李元舊日所立有詩云

昔時柳毅傳書信

今日李元逢稱心

惻隱仁慈行善事

自然天降福星臨





第三十五卷

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白苧輕衫入嫩涼，春鶯食葉響長廊。出門已準挑
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鵬北海，鳳朝陽，又携書
劍路茫茫。期却甚，日登雲去，却笑人間舉子忙。

長安京兆有二，陸龜蒙，皎咸陽縣，陸長安四十五里

一箇官人，覆姓字茂名綬離了咸陽縣，來長安赴試

一連三番試，不遇有箇渾家王氏見史，史試不中歸

來，把覆姓爲題，做一箇詞兒，嘲笑丈夫，名喚做望江

南詞，道是

一八〇

詞話

公孫恨，端木筆，俱收在念西門。分手處，聞人寄信，約深秋，拓拔淚交流。○宇文棄悶，駕孤舟，不望手勾龍虎榜，暮容顏好一齊休。甘分守關丘。

那王氏意不盡，看着丈夫又做四句詩兒。

良人得意負奇才，君面從今羞妾面。

何事年年被放回，此番歸後夜間來。

宇文解元從此發憤，道試不中，定是不回，到得來年一舉成名了，只在長安住，不肯歸去。渾家王氏見丈夫不歸，理會得道，我曾作詩嘲他，可知道不歸，修一封書，叫當道王吉來，你與我將這書去四十五里把。

與官人書中前面略敘寒暄後面做隻詞兒名喚南柯子詞道

鶯喜噪晨樹燈開半夜花果然音信到天涯報道
玉郎登第出京華○舊恨消眉黛新權上臉霞從
前都是誤疑他將謂經年狂蕩不歸家
這詞後面又寫四句詩道

長安此去無多地
鬱鬱蔥蔥佳氣浮
良人得意正年少
今夜醉眠何處樓

宇文綬接得書展開看讀了詞看罷詩道你前回做
詩教我從歸後夜今間來我今試過了却要我回就

旅邸中取出文房四寶做了隻曲兒，喚做踏莎行。

足躡雲梯，手攀仙柱，姓名高掛登科記。馬前喝道狀元來，金鞍玉勒成行綴。○宴罷歸來，恁遊花市。此時方顯平生志。修書速報鳳樓人，這回好箇風流婿。

做畢這詞，取張花牋摺疊成書，待要寫了，付與渾家。正研墨，覺得手重，惹翻硯水滴兒，打濕了紙，再把一張紙摺疊了，寫成一封家書，付與當直王吉，教分付家中孺人。我今在長安試遇了，到夜了歸來，急去傳與孺人，不到夜我不歸來。王吉接得書，唱了喏四十

五里田地，直到家中，話裏且說宇文綬發了這封家書，當日天晚，客店中無甚的事，便去睡，方纔朦朧睡着，夢見歸去到咸陽縣家中，見當直王吉在門前一壁脫下草鞋洗腳，宇文綬問道：「王吉，你早歸了，再四問他不應。」宇文綬焦躁，擡起頭來看時，見渾家王氏把着蠟燭入去房裏，宇文綬趕上來，叫孺人，我歸了，渾家不采他，又說一聲：「渾家又不采。」宇文綬不知身是夢裏，隨渾家入房去，看這王氏放燭在卓子上，取早間這一封書頭上，取下金篋兒，一剔剔開封皮，看時，却是一幅白紙，渾家含笑，就燭下把起筆來，於白

紙上寫了四句

碧紗窗下啟緘封

知汝欲歸情意切

一紙從頭徹底空

相思盡在不言中

寫畢換箇封皮，再來封了。那渾家把金篦兒去剔那燭燼，一剔剔在宇文綬臉上，喫了一驚，撒然睡覺。却在客店裏牀上睡，燭猶未滅。卓子上看時，果然錯封了一幅白紙歸去，取一幅紙寫這四句詩。到得明日早飯後，王吉把那封回書來，拆開看時，裏面寫着四句詩，便是夜來夢裏見那渾家做的一般。當便安排行李，即時回家去。這便喚做錯封書。下來說的便是

錯下書有箇官人夫妻兩口兒正在家坐地一箇人送封簡帖兒來與他渾家只因這封簡帖兒變出一本蹊蹊作怪的小說來正是

塵隨馬足何年盡 事繫人心早晚休

有鷓鴣詞一首單道着佳人

淡畫眉兒斜插梳不歡拈美繡工夫雲意霧閣深
深處靜拂雲牋學草書○多艷麗更清姝神仙標
格世間無當時只說梅花似細看梅花却不如

東京汴州開封府棗梨巷裏有箇官人覆姓皇甫單
名松本身是左班殿直年二十六歲有箇妻子楊氏

年二十四歲、一箇十三歲的丫鬟名喚迎兒、只這三
只別無親戚、當時皇甫殿直官差去押衣襖上邊回
來是年節了、這裏梁巷口一箇小小的茶坊開茶坊
的喚做王二、當日茶市已罷、已是巳中、只見一箇官
人、來那官人生得

濃眉毛、大眼晴、麤鼻子、略綽口、頭上裹一頂高樣
大桶子頭巾、着一領大寬袖斜襟褶子、下面襯貼
衣裳、乾鞋淨襪

入來茶坊裏坐下、開茶坊的王二、拿着茶盞、進前唱
喏奉茶、那官人接茶喫罷、看着王二道、少借這里等

箇人王二道不妨等多時只見一箇男女各叫僧兒
托箇盤兒口中叫賣鷄鶉餠餠兒官人把手打招叫
買餠餠兒僧兒見叫托盤兒入茶坊內放在桌上將
條篾黃穿那餠餠兒捏些鹽放在官人面前道官人
喫餠餠兒官人道我喫先煩你一件事僧兒道不知
要做甚麼那官人指着棗梨巷裏第四家問僧兒認
得這人家麼僧兒道認得那里是皇甫殿直家裏殿
直押衣襖上邊方纔回家官人問道他家有幾口僧
兒道只是殿直一箇小娘子一箇小養娘官人道你
認得那小娘子也不僧兒道小娘子尋常不出嫌兒

外面有時叫僧兒買餛飩兒常去認得問他做甚麼
官人去腰裏取下版金線篋兒抖下五十來錢安在
僧兒盤子裏僧兒見了可煞喜歡又手不離方寸告
官人有何使令官人道我相煩你則箇袖中取出一
張白紙包着一對落索環兒兩隻短金釵子一箇簡
帖兒付與僧兒道這三件物事煩你送去適間問的
小娘子你見殿直不要送與他見小娘子時你只道
官人再三傳語將這三件物來與小娘子萬望笑留
你便去我只在這裡等你回報那僧兒接了三件物
事把盤子寄在王二茶坊櫃上僧兒托着三件物事

入棗柴巷來，到皇甫殿直門前，把青竹簾掀起，探一
探當時皇甫殿直正在前面交椅上坐地，只見賣餅
餠兒的小廝，掀起簾子，猖猖狂狂，探了一探，便走。皇
甫殿直看着那廝，震威一喝，便是。

當陽橋上張飛勇 一喝曹公百萬兵

喝那廝一聲，問道：做甚麼？那廝不顧便走。皇甫殿直
拽開脚，兩步赶上，摔那廝回來，問道：甚意思？看我一
看了，便走。那廝道：一箇官人，教我把三件物事與小
娘子，不教把來與你。殿直問道：甚麼物事？那廝道：你
莫問，不要把與你。皇甫殿直捻得拳頭，沒縫去頂門。

上肩那厮一暴道好好的把出來教我看那厮喫了
一暴只得懷裏取出一箇紙裹兒口裏兀自道教我
把與小娘子又不教把與你你却打我則甚皇甫殿
直劈手奪了紙包兒打開看裏面一對落索環兒一
雙短金釵一箇簡帖兒皇甫殿直接得三件物事拆
開簡帖看時

某惶恐再拜上啟小娘子粧前卽日孟春初時恭
惟懿處起居萬福某外日荷蒙持杯之款深切仰
思未嘗少替某偶以薄幹不及親詣聊有小詞名
訴衷情以代面稟伏乞懿覽詞道是

知伊夫塔上邊回，懊惱碎情懷，落索環兒一對，箇子與金釵。○伊收取，莫疑猜，且開懷，自從別後，孤幃冷落，獨守書齋。

皇甫殿直看了簡帖兒，劈開眉下眼，啐碎口中牙，問僧兒道：「誰教你把來？」僧兒用手指着巷口，王二哥茶坊裏道：「有箇粗眉毛，大眼睛，癩鼻子，咯綽口的官人，教我、把、來、與、小、娘、子、不、教、我、把、與、你、皇、甫、殿、直、一、隻、手、拚、住、僧、兒、狗、毛、出、這、棗、梨、巷、徑、奔、王、二、哥、茶、坊、前、來。」僧兒指着茶坊道：「恰纔在這裏面打的牀鋪上坐地的官人，教我、把、來、與、小、娘、子、又、不、教、把、與、你、你、却、

忠厚之士
不白之冤
如楊氏者
聚矣可憐
可憐

打我皇甫殿直見茶坊没人罵聲鬼話再掉僧兒回
來不由開茶坊的王二分說當時到家裏殿直把門
來關上揀來撮去說得僧兒戰做一團殿直從裏面
叫出二十四歲花枝也似渾家出來道你且看這件
物事那小娘子又不知上件因依去交椅上坐地殿
直把那簡帖兒和兩件物事度與渾家看那婦人看
着簡帖兒上言語也沒理會處殿直道你見我三箇
月日押衣襖上邊不知和甚人在家中喫酒小娘子
道我和你從小夫妻你去後何曾有人和我喫酒殿
直道既没人這三件物從那里來小娘子道我怎知

殿直左手指右手舉一箇漏風掌打將去小娘子則
叫得一聲掩着面哭將入去皇甫殿直再叫將十三
歲迎兒出來去壁上取下一把箭簦子竹來放在地
上叫過迎兒來看着迎兒生得

短胳膊

琵琶腿

劈得柴

打得水

會喫飯

能窩屎

皇甫松去衣架上取下一條綠來把妮子縛了兩隻
手掉過屋梁去直下打一抽吊將妮子起去拿起箭
簦子竹來問那妮子道我出去三箇月小娘子在家
中和甚人喫酒妮子道不曾有人皇甫殿直拿起箭

簷子竹去。妮子腿上便捧，捧得妮子殺猪也似叫。又問又打。那妮子喫不得打，口中道出一句來。三箇月殿直出去，小娘子夜夜和箇人睡。皇甫殿直道：「好也。」放下妮子來，解了纜道：「你且來，我問你是和兀誰睡？」那妮子指着眼淚道：「告殿直，實不敢相瞞。自從殿直出去後，小娘子夜夜和箇人睡，不是別人，却是和迎兒睡。」皇甫殿直道：「這妮子却不美，我喝將過去，帶一管鎖走出門去，搜上那門，把鎖鎖了，走去轉灣巷口，叫將四箇人來，是本地地方所由。如今叫做連手，又叫做巡軍。張千、李萬、董超、薛霸，四人來到門前，用鑰匙。」

開了鎖推開門從裏面批出賣齋醮的僧兒來道煩
上名收領這廝四人道父母官使令領台旨殿直道
未要去還有人哩從裏面叫出十三歲的迎兒和二
十四歲花枝的渾家道和他都領去四人唱喏道告
父母官小人怎敢收領孺人殿直發怒道你們不敢
領他這件事干人命謊倒四箇所由只得領小娘子
和迎兒并賣齋醮的僧兒三箇同去解到關封錢大
尹廳下皇甫殿直就聽下唱了大尹喏把那箇帖兒
呈覆了錢大尹看罷即時教押下一箇所屬去處叫
將山前行山定來當時山定承了這件文字叫僧兒

問時，應道：則是茶坊裏見箇粗眉毛、大眼睛、鬚鬚子、略綽口的官人，他把這封簡子來與小娘子，打殺也。只是恁地供招，問這迎兒，迎兒道：「不曾有人來同小娘子喫酒，亦不知付簡帖兒來的是何人打殺也。只是恁地供招，却待問小娘子，小娘子道：自從少年夫妻都無一箇親戚往來，只有夫妻二人，亦不知把簡帖兒來的是誰人，山前行山定，看着小娘子，生得恁地瘦弱，怎禁得打勘，恁地訊問他，從裏面交拐將過來，兩箇獄卒押出一箇罪人來，看這罪人時：

面長絨輪骨

胎生添癩腮

猶如行病鬼

到處降人災

這罪人原是箇強盜頭兒，綽號靜山大王。小娘子見這罪人把兩隻手掩着面，那里敢開眼。山前行，喝着獄卒道：還不與我施行。獄卒把枷稍一紐，枷稍在上。罪人頭向下，擎起把荆子來，打得殺猪也似叫。山前行，問道：你曾殺人也不曾？靜山大王應道：曾殺人，又問曾放火不曾？應道：曾放火，教兩箇獄卒把靜山大王押入牢裏去。山前行，回轉頭來，看着小娘子道：你見靜山大王喫不得幾杖子，殺人放火都認了，小娘子，你有事只好供招了，你却如何喫得這敲杖子？小

娘子歎地兩行淚下道告前行到這里隱諱不得覓幅紙和筆只得與他供招小娘子供道自從小年夫妻都無一箇親戚來往卽不知把簡帖兒來的是甚色樣人如今看要待兒喫甚罪名皆出賜大尹筆下便怎麼說五回二次問他供說得一同似此三日山前行正在州衙門前立倒籬不下猛擡頭看時却見皇甫殿直在面前相揖問及這件事如何三日理會這件事不下莫是接了寄簡帖的人錢物故意不與決這件公事山前行聽得道殿直如今台意要如何皇甫松道只是要休離了當日山行人州衙裏到

說衙把這件文字呈了錢大尹。大尹叫着皇甫殿直
來當廳問道：捉賊見賊，捉姦見姦，又無證見，如何斷
得他罪？皇甫松告錢大尹，松如今不願同妻子歸去，
情願當官休了。大尹台判聽從，夫便殿直自歸，僧兒
迎兒喝出，各自歸去。只有小娘子見丈夫不要他，把
他休了，哭出州衙門來，口中自道：丈夫又不娶我，又
沒一箇親戚投奔，教我那里安身。不若我自尋箇死
休。至天漢州橋，看着金水銀堤汴河，恰待要跳將下
去，則見後面一箇人把小娘子衣裳一拌拌住，回轉
頭來看時，恰是一箇婆婆，生得

可休

等可畏

眉分兩道雪鬢挽一窩絲眼昏一似秋水微渾髮
白不若楚山雲淡

婆婆道孩兒你却沒事尋死做甚麼你認得我也不
小娘子道不識婆婆婆婆道我是你姑姑自從你嫁
了老公我家寒酸陪你不着到今不來在我前日聽
得你與丈夫官司我日逐在這裡伺候今日聽得道
休離了你要投水做甚麼小娘子道我上無片瓦下
無立錫丈夫又不要我又無親戚投奔不死更待何
時婆婆道如今且同你去姑姑家裏看後如何婦女
自思量道這婆子知他是我姑姑也不是我如今沒

投奔處且只得隨他去了，却再理會。即時隨這姑姑家去看時，家裏莫甚麼活計，却好一箇房舍，也有粉青帳兒，有交椅卓杌之類，在這姑姑家裏過了兩三日。當日方纔喫罷飯，則聽得外面一箇官人高聲大氣，叫道：「婆子，你把我物事去賣了，如何不把錢來還？」那婆子聽得叫，失張失志，出去迎接來叫的官人，請人來坐地。小娘子着眼着時，見人來的人。

粗眉毛，大眼睛，麤鼻子，略綽口，頭上裹一頂高樣大桶子頭巾，着一領大寬袖斜襟褶子，下面襯貼衣裳，甜鞋淨襪。

小娘子見了，口喻心，心喻口，道：「好似那僧兒說前寄簡帖兒官人，只見官人入來，便坐在櫈子上，大驚小怪道：『婆子，你把我三百貫錢物事去賣了，今經一箇月日，不把錢來還。』」婆子道：「物事自賣在人頭，未得錢支得時，即便付還官人。」官人道：「尋常交關錢物東西，何嘗推許多日了？」討得時，千萬送來。官人說了，自去婆子入來，看着小娘子，簌地兩行淚下，道：「却是怎好？」小娘子問道：「有甚麼事？」婆子道：「這官人原是蔡州通判姓洪，如今不做官，却賣些珠翠頭面，日一件物事教我犯去賣，喫人交加了，到如今沒這錢還他。」怪

愚傳悉其
亂業也正
此願

他焦躁不得，他前日央我一件事，我又不曾與他幹得。小娘子問道：却是甚麼事？婆子道：教我討箇細人，要生得好的。若得一箇似小娘子模樣去嫁與他，那官人必喜歡。小娘子你如今在這裡，老公又不要你，終不然罷了。不若聽姑姑說合你去嫁了。這官人你終身不致擔誤，挈帶姑姑也有箇倚靠。不知你意如何？小娘子沉吟半晌，不得已，只得依允。婆子去回復了。不一日，這官人娶小娘子來家，成其夫婦。逡巡過了一年，當年是正月初一日，皇甫殿直自從休了渾家，在家中無好況，正是

時間風火性

燒了歲寒心

自思量道，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兩箇，雙雙地上本州大相國寺裏燒香。我今年却獨自一箇，不知我渾家那里去了。教地兩行淚下，悶悶不已，只得勉強着一領紫羅衫，手裏把着銀香盒，來大相國寺裏燒香。到寺中燒了香，恰待出寺門，只見一箇官人領着一箇婦女，看那官人時，粗眉毛，大眼睛，慶鼻子，略綽口，領着的婦女，却便是他渾家。當時丈夫看着渾家，渾家又覷着丈夫，兩箇四目相視，只是不敢言語。那官人同婦女兩箇，入大相國寺裏去。皇甫松在這山門

頭正沉吟間見一箇打香油錢的行者正在那里打香油錢看見這兩人入去口裏道你害得我苦你這漢如今却在這裡大踏步趕入寺來皇甫殿直見行者趕這兩人當時呼住行者道五戒你莫待要趕這兩箇人上去那行者道便是說不得我受這漢苦到今日擡頭不起只是爲他皇甫殿直道你認得這箇婦女麼行者道不識殿直道便是我的渾家行者問如何却隨着他皇甫殿直把送簡帖兒和休離的上件事對行者說了一遍行者道却是怎地行者却問皇甫殿直官人認得這箇人麼殿直道不認得行者

道這漢原是州東墻臺寺裏一箇和尚。苦行便是墻臺寺裏行者。我這本師却是墻臺寺裏監院。手頭有百十錢。剃度這廝做小師。一年已前時。這廝偷了本師二百兩銀器。逃走了。累我喫了好些拷打。如今趕出寺來。沒討飯喫。處罪過這大相國寺裏。知寺廝認畱苦行在此間。打化香油錢。今日撞見這廝。却怎地休得。方纔說罷。只見這和尚將着他渾家。從寺廊下出來。行者牽衣拔步。却待去。拚這廝皇甫殿直扯住行者。閃那身已在山門一壁道。且不要拚他。我和你尾這廝去看。那里着落。却與他官司。兩箇後地尾將

不打自招
爾若破石
土地說話
正是天理
毫髮耳

來話分兩頭且說那婦人見了丈夫眼淚汪汪人去
大相國寺裏燒了香出來這漢一路上却問這婦人
道小娘子如何你見了丈夫便眼淚出我不容易得
你來我當初從你門前過見你在簾子下立地見你
生得好有心在你處今日得你做夫妻也非通容易
兩箇說來說去恰到家中門前入門去那婦人問道
當初這箇簡帖兒却是兀誰把來這漢道好教你得
知便是我教賣餅餠的僧兒把來你的你丈夫中了
我計真箇便把你休了婦人聽得說扯住那漢叫聲
屈不知高低那漢見那婦人叫將起來却慌了就把

百八說
隻手去尅着他、脖項、指望壞他性命、外面皇甫殿直和行者尾着他兩人來到門首、見他們入去聽得裏面大驚小怪、捨將入去看時、見尅着他渾家、閉閨性命、皇甫殿直和這行者兩箇、即時把這漢來捉了、解到開封府、錢大尹廳下、這錢大尹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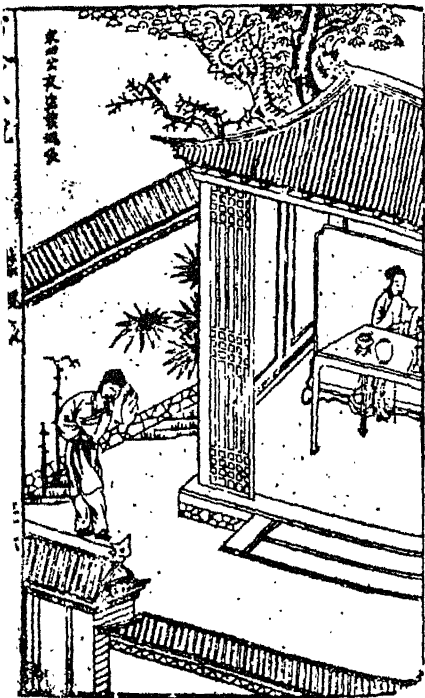
出則壯士、携鞭入則佳人、捧臂、世世靴蹤不斷、子孫出入金門、他是兩浙錢王子、吳越國王孫

大尹、陞廳、把這件事解到廳下、皇甫殿直和這渾家、把前面說過的話、對錢大尹、歷歷從頭說了一遍、錢大尹大怒、教左右索長枷、把和尚枷了、當廳訊一百

展花押下左司理院教盡情長助這件公事。動正下
皇甫松青領渾家歸去。再成夫妻行者當廳給賞。和
尚大情小節一一都認了。不合設謀奸騙。後來又不
合謀害這婦人性命。准維犯斷合重杖處死。這婆子
不合假粧姑姑同謀不首。亦合編管鄆州。當日推出
這和尚來。一箇書會先生看見就法場上做了一隻
曲兒喚做南鄉子

怎見一僧人犯濫鋪摸受典刑。案款已成招狀下。
遭刑捧殺髮囚示萬民。○沿路眾人聽猶念高上。
觀世音護法喜神齊合掌。低聲果謂金剛不壞身。

東坡先生夜讀





第三十六回

宋四公大鬧禁魂張

錢如流水去還來

恤寡周貧莫吝財

試覽石家金谷地

於今荆棘昔樓臺

話說晉朝有一人姓石名崇字季倫當時未發跡時專一在大江中駕一小船只用弓箭射魚爲生忽一日至三更有人扣船言曰季倫救吾則個石崇聽得隨即推篷探頭看時只見月色滿天照着水面月光之下水面上立着一個年老之人石崇問老人有何事故夜間相懇老人又言相救則個石崇當時就令

老人上船問有何緣故老人答曰吾非人也吾乃上江老龍王年老力衰今被下江小龍欺我年老與吾鬪敵累輸與他老拙無安身之地又約我明日大戰戰時又要輸與他今特來求季倫明日午時彎弓在江面上江中兩個大魚相戰前走者是我後走者乃是小龍但望君借一臂之力可將後趕大魚一箭壞了小龍性命老拙自當厚報重恩石崇聽罷謹領其命那老人相別而回湧身一跳入水而去石崇至明日午時備下弓箭果然將傍午時只見大江水面上有二大魚追趕將來石崇扣上弓箭望着後面大魚

免唐

風地一箭正申那大魚腹上，但見滿江紅水，其大魚
死於江上。此時風浪俱息，並無他事。夜至三更，又見
老人扣船來謝道：「蒙君大恩，今得安跡。來日午時，你
可將船泊於蔣山腳下南岸第七株楊柳樹下相候。
當有重報。」言罷而去。石崇明日依言將船去蔣山腳
下楊柳樹邊相候，只見水面上有鬼使三人，出把船
推將去。不多時，船回滿載金銀珠玉等物。又見老人
出水與石崇曰：「如君再要珍珠寶貝，可將空船來此
相候取物相別而去。」這石崇每每將船於柳樹下等
便是一船珍寶，因致敵國之富，將寶玩買噁，權貴累

隋至太尉之賤，真是富貴兩全。遂買一所大宅於城中，宅後造金谷園，園中亭臺樓館，用六斛大明珠買得一妾，名曰綠珠。又置偏房姨奶侍婢，朝歡暮樂，極其富貴。結識朝臣國戚，宅中有十里錦帳，天上人間無比奢華。忽一日排筵，獨請國舅王愷。這人姐姐是當朝皇后，石崇與王愷飲酒半酣，石崇喚綠珠出來勸酒，端的十分美貌。王愷一見綠珠，喜不自勝，便有姦淫之意。石崇相待宴罷，王愷謝了，自回心中思慕綠珠之色，不能勾得會。王愷常與石崇鬪寶，王愷寶物不及石崇，因此陰懷毒心，要害石崇。每每受石崇

厚待無因爲之。忽一日皇后宣王愷入內，宴王愷。見了姐姐，就流淚告言城中有一財主富室家財巨萬，寶貝奇珍言不可盡。每每請弟設宴開寶，百不及他一二。姐姐可憐與弟爭口氣，於內庫內那借奇寶賽他。則個皇后見弟如此說，遂召掌內庫的太監內庫中借他鎮庫之寶，乃是一株大珊瑚樹長三尺八寸，不曾啓奏天子，令人扛擡往王愷之宅。王愷謝了姐姐，便回府用蜀錦做重罩罩了。翌日廣設珍羞美饌，使人移在金谷園中，請石崇會宴。先令人扛擡珊瑚對去園上開空開筵子，望安了。王愷與石崇飲酒。

半酣王愷道我有一寶可請一觀勿笑爲幸石崇教
去了錦袱看着微笑用杖一擊打爲粉碎王愷大驚
叫苦連天道此是朝廷內庫中鎮庫之寶自你奪我
不過心懷妬恨將來打碎了如何是好石崇大笑道
國舅休慮此亦未爲至寶石崇請王愷到後園中看
珊瑚樹大小三十餘株有長至七八尺者內一株一
版三尺八寸遂取來贈王愷填庫更取一株長大的
送與王愷王愷羞慙而退自思園中之寶敵不得他
過遂乃生計嫉妬一日王愷朝於天子奏道城中有
一富豪之家姓石名崇官居太尉家中敵國之富豪者

華受用雖我王不能及他快樂若不早除恐生不測
天子准奏口傳聖旨便差駕上人去捉拿大尉石崇
下獄將石崇應有家資皆沒入官王愷心中只要箇
謀絲珠爲妾使兵圍遮其宅欲奪之絲珠自思道丈
夫被他誣害性命不知存亡今日強要奪我怎肯隨
他雖死不受其辱言訖遂於金谷園中墜樓而死深
可憫哉王愷聞之大怒將石崇戮於市曹石崇臨受
刑時歎曰汝輩利吾家財耳劊子曰你既知財多害
已何不早散之石崇無言可答挺頸受刑胡曾先生
有詩曰

一自佳人墜玉樓

晉家官闕古今愁

惟餘金谷園中樹

已向斜陽歎白頭

方纔說石崇因富得禍，是誇財炫色，遇了王愷國舅，
這個對頭，如今再說一個富家安分守己，並不惹事，
生非只爲一點慳吝未除，便弄出非常大事，變做一
段有笑聲的小說。這富家姓甚名誰？聽我道來。這富
家姓張名富，家住東京開封府，積祖開墾，有名喚
做張員外。這員外有件毛病，要去那

虱子背上抽筋

鷄鴨腿上割股

古佛臉上刮金

黑豆皮上刮漆

淡唾留着點涎

捋松將來炒菜

這個員外平日發下四條大願、

一願衣裳不破

二願喫食不消

三願拾得物事

四願夜夢鬼交

是個一文不使的真苦人。他還地上拾得一文錢，把來磨做鏡兒，捍做磬兒，指做鋸兒，叫聲我兒做個嘴兒，放人篋兒。人見他一文不使，起他一個異名，喚做禁菟。張員外當日是日中前後，員外自入去裏面，白湯泡冷飯，喫點心。兩個主管在門前，放兒錢，只見一個漢，渾身赤膊，一身錦片，也似文字，下面蒸白絹襖。

搜扎着手，把着個篋，覷着張員外家裡，唱個大啣了教化口裏道：持繩把索，爲客週全。主管見員外不在門前，把兩文撒在他篋裏。張員外恰在水瓜心布簾後，望見走將出來道：好也！主管你做甚麼，把兩文撒與他？一日兩文，千日便兩買。大步向前，赶上捉篋的，打一奪，把他一篋錢都傾在錢堆裡，却教衆當直打他一頓。路行人看見也不忿，那捉篋的哥哥喫打了，又不敢和他爭，在門前措着了罵。只見一個人叫道：哥哥，你來我與你說句話。捉篋的回過頭來，看那個人却是獄家院子打扮一個老兒。兩

個唱了喏老兒道哥哥這禁魂張員外不近道理不
要共他爭我與你二兩銀子你一文價賣生薑也
是經紀人捉攬箇的得了銀子唱喏自去不在話下
那老兒是鄭州泰寧軍人姓宋排行第四人叫他做
宋四公是小番子開漢宋四公夜至三更前後向金
梁橋上四文錢買兩隻焦酸餠揣在懷裡走到禁魂
張員外門前路上一個人行月又黑宋四公取出
蹊蹊作怪的動使一掛掛在屋簷上從上面打一盤
盤在屋上從天井裏一跳跳將下去兩邊是廊屋去
側首見一碗燈聽着裏面時只聽得有個婦女聲道

你看三哥恁麼早晚兀自未來。宋四公道：我理會得
了。這婦女必是約人在此私通。看那婦女時生得

黑絲絲的髮兒，白瑩瑩的額兒，翠彎彎的眉兒，
溜度度的眼兒，正隆隆的鼻兒，紅艷艷的腮兒，
香噴噴的口兒，平坦坦的脣兒，白堆堆的姊妹兒，
玉纖纖的手兒，細皁皁的腰兒，弓彎彎的腳兒。

那婦女被宋四公把兩隻衫袖掩了面，走將上來。婦
女道：二哥，做甚麼遮了臉子？說我被宋四公向前一
捺，捺住腰裏，取出刀來，道：悄悄地高則聲，便殺了你。
那婦女顛做一團，道：告公公饒效性命。宋四公道：小

娘子我來這裏做不是，我問你則個，他這裏到上庫
有多少關閉，婦女道公公出得奴房，十來步，有個陷
馬坑，兩隻惡狗過了，便有五個防土庫的，在那裡喫
酒賭錢，一家當一更，便是土庫，人得那土庫，一個紙
人手裏托着個銀毯，底下做着關板子，踏着關板子，
銀毯脫在地下，有條合溜直滾到員外床前，驚覺，教
人捉了你，宋四公道却是恁地，小娘子，背後來的是
你兀誰，婦女不知是計，回過頭去，被宋四公一刀從
肩頭上劈將下去，見道血光倒了，那婦女被宋四公
殺了，宋四公再出房門來行十來步，沿西手走過，陷

馬坑只聽得兩個狗子吠，宋四公懷中取出酸醋，着些個不披君臣作怪的藥，人在裏面覷得近了，撒向狗子身邊去。狗子聞得又香又軟，俟兩口喫了，先擺番兩個狗子，又行過去，只聽得人喝么么六六，約莫也有五六人，在那裡擲骰。宋四公懷中取出一個小確兒，安些個作怪的藥在中面，把魂撒火石，取些火燒着，噴鼻聲香。那五個人聞得道好香，員外日早晚兀自燒香，只管聞來聞去，只見腳在下頭，在上一個倒了，又一個倒，看見那五個男女，聞那香，一霎間都擺番了。宋四公走到五人面前，見有半撮兒喫剩的。

酒也有菓菜之類被宋四公把來喫了，只見五個人
眼睜睜地只是則聲不得，便走到土庫門前見一具
臃腫來大三簧鎖鎖着上庫門，宋四公懷裏取個鑰
匙，名喚做百事和合，不論大小相細鎖，都開得，把鑰
匙一闖，闖開了鎖，走入土庫裏面去，入得門，一個紙
人手裏托着個銀毬，宋四公先拏了銀毬，把腳踏道
許多關板子，覓了他五萬貫鑽賊物，都是上等金珠
包裹做一處，懷中取出一管筆來，把津唾個教濕了，
去壁上寫着四句言語道：

宋國道遙漢

四海盡留名

曾上太平鼎

到處有名聲

寫了這四句言語在壁上土庫也不開取條路出那張員外門前去宋四公思量道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連更徹夜走歸鄭州去且說張員外家到得明日天曉五個男女甦醒見土庫門開着藥灰兩個狗子殺斃一個婦女走去覆了員外員外去使匠房裏下了狀滕大尹差王七殿直王遵看賊蹤由做公的看了壁上四句言語數中一個老成的叫做周五郎周宣說道告觀察不是別人是宋四觀察道如何見得周五郎周宣道宋國道遙漢只做着上面個宋字

四海盡留名，只做著個四字。曾到太平山，只做著個曾字。到處有名聲，只做著個到字。上面四字道來，四曾到王殿，直道我久聞得做道路的，有個宋四公是鄭州人氏，最高手段。今番一定是他了，便教周五郎周宣將帶一行做公的去鄭州幹辦宋四衆人。路上離不得饒飧渴飲，夜作曉行，到鄭州問了宋四公家裏門前開著一個小茶坊，衆人入去喫茶。一個老子上竈點茶，衆人道：「一道請四公出來喫茶。」老子道：「公害些病未起在？」等老子入去傳話，老子走進去了，只聽得宋四公裏面叫起來，道：「我自頭風發，教你買。」

三文粥來你兀自不肯每日若干錢養你討不得替心替力要你何用刮刮地把那點茶老子打了幾下只見點茶的老子手把隻粥碗出來道衆上下少坐宋四公教我買粥喫了便來衆人等個意休不休買粥的也不見回來宋四公也竟不見出來衆人不奈煩入去他房裏看時只見縛着一個老兒衆人只道宋四公來收他那老兒說道老漢是宋公點茶的恰纔把碗去買粥的正是宋四公衆人見說喫了一驚歎口氣道真個是好手我們看不仔細却被他瞞過了只得出門去趕那裏趕得着衆做公的只得四散

分頭各去挨查緝獲不在話下，原來衆人喫茶時，宋四公在裏面聽得是東京人聲音，悄地打一望，又像個幹辦公事的模樣，心上有些疑惑，故意叫罵埋怨，却把點茶老兒的兒子衣服打換，穿着低着頭，只做買粥走將出來，因此衆人不疑，却說宋四公出得門來，自思量道：我如今却是去那裏好？我有個師弟是平紅府人，姓趙名正，曾得他信，道如今在謨縣，我不如去投奔他家，也罷。宋四公便改換色服粧，做一個獄家院子打扮，把一把扇子遮着臉，假做瞎眼，一路上慢騰騰地取路，要來謨縣，來到謨縣前，見個小酒

店但見

雲拂烟籠錦旆揚

太平時節日舒長

能添壯士英雄膽

會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岸

一竿斜刺杏花梢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宋四公覺得肚中餓，餒入那酒店去，買些個酒喫酒，保安排將酒來。宋四公喫了三兩盃酒，只見一個精精緻緻的後生，走入酒店來，看那人時，却是如何打扮。

磚頂背繫帶頭巾，皂羅文武帶背兒，下面寬口。

袴側面絲鞋、

叫道公公拜揖。宋四公擡頭看時，不是別人，便是他師弟趙正。宋四公人面前不敢師父師弟，廝叫只道官人少坐。趙正和宋四公叙了間闊，就坐。教酒保添隻盞來，篩酒喫了一盃。趙正却低低地問道：「師父一向疎濶，宋四公道：「二哥幾時有道路，也沒趙正道是道路，却也自有，都只把來風花雪月使了，聞知師父入東京去，得拳道路。宋四公道：「也沒甚麼，只有得個四五萬錢，又問趙正道：「二哥你如今那裏去。趙正道師父，我要上東京間走一遭，一道賞錢，則個歸平江。

仁以爲仁
本行也

府去做話說宋四公道二哥你去不得趙正道我如何上東京不得宋四公道有三件事你去不得第一你是浙右人不知東京事行院少有認得你的你去投奔阿誰第二東京百八十里羅城喚做卧牛城我個只是草寇常言草入牛口其命不久第三是東京有五千個眼明手快做公的人有三都捉事使臣趙正道這三件事都不妨師父你只放心趙正也不到得胡亂喫輪宋四公道二哥你不信我口要去東京時我覓得禁規張員外的一包兒細軟我將歸客店裏去安在頭邊梳着頭你覓得我的時你便去上東

京趙正道師父恁地時不妨兩個說罷宋四公還了酒錢將着趙正歸客店裡店小二見宋四公將着一個官人歸來唱了喏趙正同宋四公入房裡走一遭道了安置趙正自去當下天色晚如何見得

暮烟迷遠岫薄霧捲晴空羣星共皓月爭光遠
水與山光鬪碧深林古寺數聲鐘韻悠揚曲岸
小舟幾點漁燈明滅枝上子規啼夜月花間粉
蝶宿芳叢

宋四公見天色晚自思量道趙正道漢手高我做他師父若還真個喫他覓了這猷細款好喫人笑不如

早睡宋四公却待要睡又怕喫趙正來後如何且只把一包細軟安放頭邊就床上攪卧只聽得屋梁上知知茲茲地叫宋四公道作怪未曾起更老鼠便出來打闌人仰面向梁上看時脫些個屋塵下來宋四公打兩個噴涕少時老鼠却不則聲只聽得兩個貓兒七凹七凹地厮咬了叫溜些尿下來正滴在宋四公口裏好臊臭宋四公漸覺困倦一覺睡去到明日天曉起來頭邊不見了細軟包兒正在那裡沒擺撥只見店小二來說道公公昨夜同公公來的官人來相見宋四公出來看時却是趙正相揖罷請他入房

裡去關上房門。趙正從懷裡取出一個包兒，納過師
父宋四公道：「二哥，我問你，別個壁落共門，都不曾動，
你却從那裏來討了我的包兒？」趙正道：「實瞞不得
師父，房裏床面前一帶黑油紙檻窗，把那學書紙糊
着，喫我先在屋上學一和老鼠脫下來，屋塵便是我
的作怪藥，撒在你眼裏，鼻裡，教你打幾個噴涕，後面
貓尿便是我的尿。」宋四公道：「畜生，你好沒道理。」趙正
道是：「喫我盤到你房門前，揭起學書紙，把小鋸兒鋸
將兩條窗柵下來，我便挨身而入，到你床邊偷了包
兒，再盤出窗外去，把窓柵再接住，把小釘兒釘着再

把學書紙糊了，恁地便沒蹤跡。宋四公道：好好你使得，也未是你會處。你還今夜再覓得我這包兒，我便道你會。趙正道：不妨容易的事。趙正把包兒還了宋四公道：師父我且歸去，明日再會。湊了手自去。宋四公口裏不說，肚裏思量道：趙正手高似我這番，又喫他覓了包兒，越不好看不如安排走休。宋四公便叫將店小二來說道：店二哥，我如今要行二百錢在這裏，煩你買一百錢燻肉，多討椒鹽買二十錢蒸餅，剩五十錢與你買梳酒喫。店小二謝了公公，便去謨縣前買了燻肉和蒸餅，却待回來，離客店十來家，有個

茶坊裏一個官人叫道店二哥那裏去店二哥擡頭
看時便是和宋四公相識的官人店二哥道告官人
公公要去教男女買爇肉共蒸餅趙正道且把來看
打開荷葉看了一看問道這裏幾文錢肉店二哥道
一百錢肉趙正就懷裏取出二百錢來道哥哥你留
這爇肉蒸餅在這裏我與你二百錢一道相煩依這
樣與我買來與哥哥五十錢買酒喫店二哥道謝官
人道了便去不多時便買回來趙正道甚勞煩哥哥
與公公再買了那爇肉見公公時做我傳語他只教
他今夜小心則個店二哥唱喏了自去到客店裏將

肉和蒸餅遞還宋四公。宋四公接了道：「罪過，哥哥店二哥道早間來的那官人，教再三傳語，今夜小心，則個宋四公安排行李，還了房錢，春背上背着一包被卧，手裏提着包裹，便是覓得禁魂張員外的細軟，離了客店行一里有餘，取八角鎮路上來，到渡頭看那渡船，却在對岸等不來，肚裏又飢，坐在地上，放細軟包兒在面前，解開燻肉裹兒，擘開一個蒸餅，把四五塊肥底燻肉多蘸些椒鹽捲做一捲，嚼得兩口，只見天在下，地在上，就那裡倒了。宋四公只見一個丞局打扮的人，就面前把了細軟包兒去。宋四公眼睜睜

地見他把去叫又不得趕又不得只得由他那個丞
局拿了包兒先過渡去了。朱四公多樣時甦省起來
思量道那丞局是阿誰捉我包兒去店二哥與我買
的燻肉裏面有作怪物事。宋四公忍氣吞聲走起來
喚渡船過來過了渡上了岸思量那裏去尋那丞局
好肚裏又悶又有些飢渴只見個村酒店但見

柴門半掩破扉低垂村中量酒豈知有滌器相
如陋質蠢姑難做彼當爐卓氏壁間大字村中
學究醉時題架上麻衣好飲苦郎留下當醞醕
破甕土床排彩書醉仙塵土暗

宋四公且入酒店裡去買些酒消愁解悶則個酒保
唱了喏排下酒來一盃兩盃酒至三盃末四公正悶
裏喫酒只見外面一個婦女入酒店來

油頭粉面白齒朱唇錦帕齊眉羅裙掩地髻邊
斜插些花朵臉上微堆着笑容雖不比閨裡佳
人也當得鱸頭少婦

那個婦女入着酒店與宋四公道個萬福拍手唱一
隻曲兒宋四公仔細看時有些個面熟道這婦女是
酒店擦卓兒的請小娘子坐則個婦女在宋四公根
底坐定教量酒添隻盞兒來喫了一盞酒宋四公把

不
不
不

那婦女抱一抱撮一撮拍枯惜惜把手去摸那胸前道小娘子沒有妳兒又去摸他陰門只見鬚鬚垂垂一條價宋四公道熟半你是兀誰那個粧做婦女打扮的又手不離方寸道告公公我不是擦卓兒頂老我便是蘇州平江府趙正宋四公道打脊的檢才我是你師父却教我摸你爺頭原來却纔承局便是你趙正道可知便是趙正宋四公道二哥我那細軟包兒你却安在那裏趙正叫量酒道把適來我寄在這裏包兒還公公量酒取將包兒來宋四公接了道二哥你怎地擎下我這包兒趙正道我在客店隔幾家

茶坊裏坐地見店小二哥提一盞麩肉我討來看便
使轉他也與我去買被我安些汗藥在裏面裹了依
然教他把來與你我粧做丞局後面踏將你來你喫
搯番了被我拿得包兒到這裡等你宋四公道恁地
你氣倒會不枉了上得東京去卽時運了酒錢兩個
同出酒店去空野處除了花朵溪水裡洗了面換一
男子衣裳着了取一頂單青紗頭巾裹了宋四公
道你而今要上京去我與你一封書去見個人也是
我師弟他家住汴河岸上賣人肉饅頭姓侯名典排

第二便是侯二哥趙正道謝師父到前面茶坊裏

宋四公寫了書分付趙正，若為自去。宋四公自在，認
緊趙正當晚去客店裏安歇，打開宋四公書來看時，
那書上寫道：

師父信上賢師弟二郎二娘子，別後安樂否？今
有姑蘇賊人趙正欲來京做買賣，我特地使他
來投奔你。這漢與行院無情，一身緣道堪作你
家行貨使用。我喫他三次無禮，可千萬勸除此
人，免為我們行院後患。

趙正看罷了書，伸着舌頭縮不上，別人便怕了，不敢
去。我且看他如何對副我。我自別有道理，再把那書

摺疊一似原先封了。明日天曉，纔了客店，取八角鎮，過八角鎮，取板橋，到陳留縣，沿那汴河行到日中前，後只見汴河岸上有個饅頭店，門前一個婦女，玉井欄，手中勒着腰，叫道：客長，喫饅頭點心去。門前牌兒上寫着本行侯家上等饅頭點心。趙正道這裏是侯興家裏了，走將入去，婦女叫了萬福，問道：客長，用點心。趙正道少待則個，就脊背上取將包裹下來，一包金銀釵子，也有花頭的，也有連二連三的，也有素的，都是沿路上覓得的。侯興老婆看見了，動心起來，道：這客長有二三百隻釵子，我雖然賣人肉饅頭，老公

雖然做養老子，到沒許多初事。你看少間問我買饅頭喫，我多使些汗火許多釵子，都是我的。趙正道：嫂，買五個饅頭來。侯興老婆道：着揸個碟子盛了五個饅頭，就竈頭合兒裡多撮些物料在裡，而趙正肚裏道：這合兒裏便是作怪物事了。趙正懷裏取出一包藥來，道：嫂，覓些冷水吃藥。侯興老婆將半碗水來，放在卓上。趙正道：我吃了藥，却喫饅頭。趙正喫了藥，將兩隻筋一撥撥開饅頭，看了一看，便道：嫂，我爺說與我道：莫去汴河岸上買饅頭喫，那裏都是人肉的。嫂，你看這一塊有指甲，便是人的指頭。這

一塊皮上許多短毛兒，湏是人的不便處。侯興老婆道：「官人休要，那得這話來？」趙正喫了饅頭，只聽得婦女在竈前道：「倒也，指望擺番趙正，却又沒些事。」趙正道：「嫂嫂更添五個，侯興老婆道：「想是恰才汗火少了，這番多把些藥傾在裡面。」趙正道：「中，又取包兒喫些，個藥。」侯興老婆道：「官人喫甚麼藥？」趙正道：「平江府提刑散的藥名，喚做百病安丸。」婦女家入般頭風，胎前產後，脾血氣痛，都好服。侯興老婆道：「就官人覓得一個服喫也好。」趙正去懷裏別擗換包兒來，撮百十九與侯興老婆喫了，就竈前擗昏了。趙正道：「這婆娘要對

副我却到喫我擺番別人漾了去我却不走持骨也
在那裏解腰捉風子不多時見個人挑一擔物事歸
趙正道這個便是侯興且看他如何侯興共趙正兩
個唱了喏侯興道客長喫點心也未趙正道喫了侯
興叫道嫂子和錢也未尋來尋去尋到窻前只見渾
家倒在地下口邊溜出痰涎說話不真喃喃地道我
喫擺番了侯興道我理會得了這婆娘不認得江湖
上相識莫是喫那門前客長擺番了侯興向趙正道
法兄山妻眼拙不識法兄切望恕罪趙正道尋兄高
姓侯興道這裏便是侯興趙正道這裡便是姑蘇趙

正兩個相揖了，侯興自把解藥與渾家吃了。趙正道二兄師父宋四公有書上呈，侯興接着拆開看時，書上寫着許多言語，末稍道：「可勦除此人。」侯興看罷，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道師父兀自三次無禮，今夜定是壞他性命。向趙正道久聞清德，幸得相會，即時置酒相待。晚飯過了，安排趙正在客房裡睡。侯興夫婦在門前候夜作趙。正只聞得房裏一陣臭氣，尋來

搬出後門頭，都把索子

以門再入房裏，只聽得

婦女道二哥好下手。侯興道二嫂使未得更等他落
這些個婦女道二哥看也今日把出金銀釵子有二
三百隻。今夜對副他了。明日且把來做一頭戴教人
喝采。則個趙正聽得道好也。他兩個要恁地對副我
性命不妨得。侯興一個兒子十來歲叫做伴哥。發脾
寒害在床上。趙正去他房裏抱那小的安在趙正床
上。把被來蓋了。先走出後門去。不多時侯興渾家把
看一梳燈。侯興把一把劈柴大斧頭推開趙正房門
見被蓋着個人在那裏睡。和被和人兩下斧頭砍做
三段。侯興揭起被來看了一看。叫聲苦也。二嫂殺了

的是我兒子伴哥兩夫妻號天洒地哭起來趙正在後門叫道你沒事自殺了兒子則甚趙正却在這裡候興聽得焦燥拿起劈柴斧趕那趙正慌忙走出後門去只見撲地撞着侯興額頭看時却是人頭人脚人手掛在屋簷上一似開竿兒相似侯興教潭家都撥將人去直上去趕趙正見他來趕前頭是一派活水趙正是平江府人會弄水打一跳跳在溪水裏後頭侯興也跳在水裏來趕趙正一分一證頃刻之間過了對岸侯興也會水來得遲些個趙正先走上岸脫下衣裳擠教乾侯興趕那趙正從四更前後到五

更二點時候，趕十一二里，直到順天新刻門，一個浴堂。趙正入那浴堂裏洗面，一道烘衣裳。正洗面間，只見一個人把兩隻手去趙正兩腿上打一掣掣，趙正趙正見侯興來掣他，把兩禿膝，椿番侯興倒在下，面只顧打，只見一個獄家院子打扮的老兒進前道：「你門看我面放手罷。」趙正和侯興擡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師父宋四公。一家唱個大喏，直下便拜。宋四公勸了，將他兩個去湯店裏吃盞湯。侯興與師父說前面許多事，宋四公道：「如今一切休論，則是趙二哥明朝入東京去，那金梁橋下，一個賣酸餛的，也是我。」

門行院姓王名秀，這漢走得梅閣沒賽，起個渾名喚做病貓兒。他家在大相國寺後面院子裡住，他那賣酸餛飩兒，上一個大金絲罐，是定州中山府窯變了燒出來的，他惜似氣命，你如何去拏得他的？趙正道不妨，等城門開了，到日中前後約師父，只在候與處。趙正打扮做一個磚頂背紫帶頭巾，皂羅文武帶背兒，走到金梁橋下，見一抱架兒，上面一個大金絲罐，根底立着一個老兒。

鄂州單青紗現頂兒頭巾，身上着一領篋楊柳子布衫，腰裏玉井欄手巾，抄着腰。

趙正道這個便是王秀了。趙正走過金梁橋來，去米舖前撮幾頭紅米，又去菜擔上摘些個葉子和米和菓子安在口裏一處嚼教碎，再走到王秀架子邊，灑下六文錢買兩個酸餛特骨地脫一文在地下。王秀去拾那地上一文錢，被趙正吐那米和菓在頭巾上，自把了酸餛去，却在金梁橋頂上立地見個小的蹶將來。趙正道小哥與你五文錢，你看那賣酸餛王公頭巾上一堆虫蟻屎，你去說與他，不要道我，說那小的真個去說道：王公，你看頭巾上。王秀除下頭巾來，只道是垂蟻屎，人去茶坊裏揩抹了，走出來架子上。

看時不見了那金絲罐。原來趙正見王秀入茶坊去，措那頭巾，等他眼慢，拿在袖子裏，便行一逕走往侯興家去。宋四公和侯興看了，嘆一驚。趙正道：「我不要他的送還他。」老婆休趙正去房裡換了一頂搭颯頭巾，底下舊麻鞋，着領舊布衫，手把着金絲罐，直走去大相國寺後院子裏，見王秀的老婆，唱個喏。下道：「公公教我歸來問婆婆取一領新布衫，汗衫袴子，新鞋襪，有金絲罐在這裡。」表照婆子不知是計，收了金絲罐，取出許多衣裳，分付趙正。趙正接得了，再走去見宋四公和侯興道：「師父，我把金絲罐去他家換許多。」

衣裳在這裏，我們三個少間同去送還他，博個笑聲。我且着了去開走一回耍子。趙正便把王秀許多衣裳着了，再入城裏去桑家瓦裏間走一回買酒買點心喫了，走出瓦子外面來，却待過金梁橋，只聽得有入叫趙二官人。趙正回過頭來看時，却是師父宋四公和侯興三個同去金梁橋下，見王秀在那裏賣酸餛飩。宋四公道：王公拜茶，王秀見了師父和侯二哥，看了趙正，問宋四公道：這個客長是誰？宋四公恰待說，被趙正拖起去教宋四公不要說我姓名，只道我是你親戚。我自別有道理。王秀又問師父：這客長高

姓宋四公道是我的親戚我將他來京師閉走王秀道如此卽時寄了酸餚架兒在茶坊四個同出順天新鄭門外僻靜酒店去買些酒喫入那酒店去酒保篩酒來一盃兩盞酒至三巡王秀道師父我今朝嘔氣方纔挑那架子出來一個人買酸餚脫一錢在地下我去拾那一錢不知甚虫蟻積在我頭巾上我入茶坊去揩頭巾出來不見了金絲釵一日好悶宋四公道那人好大膽在你跟前賣弄得也算有本事了你休要氣悶到明日開眼時大家和你查訪這金絲釵又漫三件兩件好歹要討箇下落不到得失脫趙

正肚裏只是暗暗的笑，四個都笑得醉，日晚了各自歸。且說王秀歸家去，老婆問道：「大哥你恰纔教人把金絲罐歸來？」王秀道：「不曾。」老婆取來道：「在這裡，却把了幾件衣裳去？」王秀沒猜道：「是誰？」猛然想起今日宋四公的親戚身上穿一套衣裳，好似我家的心上，委決不下。肚裏又問提一角酒，索性和婆子喫箇醉，解衣卸帶了睡。王秀道：「婆婆我兩個多時不曾做一處。」婆子道：「你許多年紀了，兀自鬼亂。」王秀道：「婆婆你豈不聞後生猶自可老的急？」王秀早移過共頭在婆子頭邊，做一班半點兒事，兀自未了。當原來趙正

見兩個醉撥開門，躲在床底下，聽得兩個鬼亂把尿
盆去房門上打一擦。王秀和婆子喫了一驚，鬼慌起
來看時，見個人從床底下，將出來，手提一包。見王
秀就燈光下仔細認時，却是和宋四公侯興同喫酒
的客長王秀道：你做甚麼？趙正道：宋四公教還你包
兒。王公接了看時，却是許多衣裳，再問你是甚人？趙
正道：小弟便是姑蘇平江府趙正。王秀道：如此久聞
清名，因此拜識，便留趙正睡了一夜。次日將着他開
走。王秀道：你見白虎橋下大宅子，便是錢大王府，好
一奉財。趙正道：我們晚些下手。王秀道：也好。到三鼓

前後趙正打個地洞去錢大王土庫偷了三萬貫錢。正賊一條暗花盤龍羊脂白玉帶，王秀在外接應，共他歸去家裏去躲。明日錢大王寫封簡子與滕大尹大尹看了，大怒道：帝輦之下，有這般賊人，即時差緝捕使臣馬翰限三日內要捉錢府做不是的賊人。馬觀察馬翰得了台旨，分付衆做公的落宿，自歸到大相國寺前，只見一個人背繫帶磚頂頭巾，也着上一領紫衫道。觀察拜茶，同人茶坊裏上竈點茶來，那着人懷裏取出一裹松子胡桃仁，傾在兩盞茶裏。觀察問道：尊官高姓？那個人道：姓趙名正，昨夜錢

府做賊的便是小子馬觀察聽得脊背汗流却待等衆做公的過捉他喫了盞茶只見天在下地在上喫擺番了趙正道觀察醉也扶住他取出一件作怪動使剪子剪下觀察一半衫襖安在袖裏還了茶錢分付茶博士道我去叫人來扶觀察趙正自去兩碗飯間馬觀察肚裏藥過了甦醒起來看趙正不見了馬觀察走歸去睡了一夜明日天曉隨大尹朝殿大尹騎着馬恰待入宣德門去只見一個人裹頂彎角帽子着上一領皂衫攔着馬前唱個大喏道錢大王有劉目上呈慶大尹接了那個人唱喏自去大尹就馬

上看時、腰裏金魚帶不見、提尾簡上寫道、姑蘇賊人
趙正、拜稟大尹、尚書所有錢府失物、係是正偷了、若
是大尹要來尋趙正家裡、遠則十萬八千、近則只在
目前、大尹看了趙焦燥、朝殿回衙、即時升廳、引放吳
戶詞狀、詞狀人拋箱大尹、看到第十來紙狀、有狀子
上面也不依式論訴甚麼事、去那狀上只寫一隻西
江月曲兒、道是

是水歸於大海、開漢總入京都、三都捉事馬司
徒衫褶難爲作主、盜了親王玉帶、剪除大尹
金魚、要知開漢姓名無小、月傍邊、正土、

大尹看罷道：「這個又是趙正直恁地手高，卽喚馬觀
察馬翰來問他捉賊消息。」馬翰道：「小人因不認得賊
人，趙正昨日當面控過，道賊委的手高，小人訪得他
是鄭州宋四公的師弟，若拿得宋四，便有了趙正膝
大尹猛然想起那宋四因盜了張富家的土庫，見告
失狀未獲，卽喚王七殿直王遵分付他協同馬翰訪
捉賊人宋四。趙正王殿直王遵稟道：「這賊人踪跡難
定，求相公寬限時日，又須官給賞錢，出榜懸掛，那貪
着賞錢的便來出首，這公事便容易了辦。」滕大尹聽
了，立限一個月，緝獲依他寫下榜文，如有緝知真賊

來報者官給賞錢一千貫馬翰和王澄領了榜文徑到錢大王府中稟了錢大王求他添上賞錢錢大王也注了一千貫兩個又到禁裏張員外家來也要他出賞張員外見在失了五萬貫財物那裡肯出賞錢衆人道員外休得爲小夫大捕得着時好一主大賊追還你府尹相公也替你出賞錢大王也注了一千貫你却不肯時大尹知道却不好看相張員外說不過了另寫個賞單勉強寫足了五百貫馬觀察將去府前張掛一面與王殿直約會分路核查那時府前看榜的人山人海宋四公也看了榜去尋趙正來商

議趙正道可奈王遵馬翰日前無恙定要加添賞錢緝獲我們又可奈張員外慳吝別的都出一千貫偏你只出五百貫把我們看得恁賤我們如何去高價他一番纔出得氣宋四公也怪前番王七殿前領人來拿他又怪馬觀察當官稟出趙正是他徒弟當下兩人你商我量定下一條計策齊聲道妙哉趙正便將錢大王府中這條暗花盤龍羊脂白玉帶遞與宋四公四公將禁蒐張員外家金珠一包就中檢出幾件有名的寶物遞與趙正兩下分別各自去行事且說宋四公換轉身正遇着向日張員外門首捉放龍

者者必貪
賄所從來

的哥哥一把扯出順天新鄭門直到侯興家裡歇脚
便道我今日有用你之處那捉族籬的便道恩人有
何差使並不敢違來四公道作成你越一千貫錢養
家則個那捉族籬的到喫一驚叫道罪過小人沒福
消受來四道公道你只依我自有好處取出暗花盤龍羊
脂白玉帶教侯興扮作內官模樣把這條帶去禁魂
張員外解庫裡去解錢這帶是無價之寶只要解他
三百貫却對他說三日便來取贖若不贖時再加絕
二百貫你且放在舖內慢些子收藏則個侯興依計
去了張員外是貪財之人見了這帶有些利息不問

來由當去三百貫足錢，候與取錢回覆宋四公。宋四公却教捉依籬的到錢大王門上揭榜，出首錢大王。聽說獲得真贓，便喚捉依籬的面審，捉依籬的說道：小的去解庫中當錢，正遇那主管將白玉帶賣與北邊一個客人，索價一千五百兩。有人說是大王府裡來的，故此小的出首錢。大王差下百十名軍校，教捉依籬的做眼，飛也似跑到禁苑張員外家，不由分說，到解庫中一搜，搜出了這條暗花盤龍羊脂白玉帶。張員外走出來分辯時，這些個眾軍校那里來管你三七二十一一條索子扣頭，和解庫中兩個主管都

拿來見錢大王錢大王見了這條帶明是真贖首人
不虛便寫個鈞帖付與提杖籬的庫上支一千貫賞
錢錢大王打轎親往開封府拜滕大尹將玉帶及張
富一千人送去拷問大尹自己緝獲不看到是錢大
王送來好生慙愧便罵道你前日到本府告失狀開
載許多金珠寶貝我想你庶民之家那得許多東西
却原來放線做賊你實說這玉帶甚人偷來的張富
道小的祖遺財物並非做賊高贓這條帶是昨日申
牌時分一個內官拿來解了三百貫錢去的大尹道
錢大王府裡失了暗花盤龍羊脂白玉帶你豈不曉

得怎肯不審來。雁當錢與他如今這內官何在。明明是
一派胡說。喝教獄卒將張富和兩個主管一齊用
刑。都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張富受苦不過。情願
責限三日。要出去換贖當帶之人。三日獲不着。甘心
認罪。勝大尹心上也有些疑慮。只將兩個主管監候。
却差獄卒押着張富。准他立限三日。回話。張富眼淚
汪汪。出了府門。到一個酒店裡坐下。且請獄卒喫三
盃。方纔舉盞。只見外面跛個老兒人來問道。那一個
是張員外。張富低着頭不敢答應。獄卒便問閣下是
誰。要尋張員外。則甚。那老兒道。老漢有個喜信。要報

他特到他解庫前開說有官事在府前老漢眼尋至
此張富方纔起身道在下便是張富不審有何喜信
見報請就此坐講那老兒捱着張員外身邊坐下問
道員外土庫中失物曾緝知下落否張員外道在下
不知那老兒道老漢到曉得三分時來相報員外若
不信時老漢願指引同去起賊見了真正賊物老漢
方敢領賞張員外大喜道若起得這五萬貫贓物便
賠償錢大王也還有餘拚些上下使用身上也得乾
淨便問道老丈既然的確且說是何名姓那老兒向
耳邊低低說了幾句張員外大驚道怕沒此事老兒

道老漢情願到府中出個首狀若起不出其姓老漢
自認罪張員外大喜道且屈老夫同在此喫三五等
大尹晚堂一同去稟當下四人飲酒半醉恰好大尹
陞廳張員外買張紙教老兒寫了首狀四人一齊進
府出首滕大尹看了王保狀詞却是說馬觀察王殿
直做賊偷了張富家財心中想道他兩個積年捕賊
那有此事便問王保道你莫非挾仇陷害麼有甚麼
證據王保老兒道小的在鄭州經紀見兩個人把許
多金珠在彼兌換他說家裡還藏得有要換時再取
來小的認得他是本府差來結事的他如何有許名

寶物心下疑惑。今見張富失單，所開寶物相像小的，情願眼同張富到彼搜尋。如若沒有，甘當認罪。驛大尹似信不信，便差李觀察、李願領着眼明手快的公人一同王保、張富前去。此時馬觀察、馬翰與王七殿直王遵俱在各縣，挾緝兩宗盜案未歸。衆人先到王殿直家，候聲喊還奔入來。王七殿直的老婆抱着三歲的孩子，正在窓前喫棗糕，引着妻子，見衆人嚙嗚，喫了一驚，正不知甚麼緣故，恐怕嚇壞了孩子，把袖帽子掩了耳朵，把着進房。衆人隨着腳跟兒走圍住。婆娘問道：張員外家贖物，藏在那里？婆娘只光着眼

不知那裡說起衆人見婆娘不言不語，一齊掀箱篋，籠搜尋了一回，雖有幾件銀釵飾物，有些衣服，並沒賍證。李觀察却特埋怨王保，只見王保低着頭向牀底下鑽去，在貼壁牀腳下解下一個包兒，笑嘻嘻的捧將出來。衆人打開看時，却是八寶嵌花金盃一對，金鑲玳瑁盃十隻，北珠念珠一串，張員外認得是土庫中東西，還痛起來，放聲大哭。連婆娘也不知道這物事，那里來的，慌做一堆，開了口合不得，垂了手擡不起。衆人不由分說，將一條索子，扣了婆娘的頸，婆娘哭哭啼啼，將孩子寄在隣家，只得隨着衆人走路。衆人

三保點點
王保點點
如何不
加何不

再到馬觀察家混亂了一場。又是王保點點糊糊在屋簷瓦櫺內搜出珍珠一包，嵌寶金釧等物。張員外也都認得。兩家妻小都帶到府前。滕大尹兀自坐在廳上，專等回話。見衆人蜂擁進來，階下列着許多贓物，說是床脚上瓦櫺內搜出。見有張富識認是真贓。大尹大驚道：「常聞得捉賊的就做賊，不想王遵馬翰真個做下這般勾當。」喝教將兩家妻小監候，立限速拿正賊。所獲贓物暫寄庫。首人在外聽候。待贓物明白，照額領賞。張富道：「頭裏道小人是有一碗飯吃的人，家錢大王府中玉帶，跟由小人委實不知。今小的家

中被盜贖物，既有的據，小人認了悔氣，情願將來贖價錢府望相公方便釋放小人和那兩個主管萬代陰德。滕大尹情知張富冤枉，許他召保在外。王保跟張員外到家要了他五百貫賞錢去了。原來王保就是王秀澤名病狼兒，他走得樓閣沒資，宋四公定下計策，故意將禁窟張員外家土庫中贖物預教王秀澤潛地埋藏兩家床頭屋脊等處，却教他改名王保，出首起贓官府那里知道。却說王遵馬翰正在各府緝獲公事，聞得妻小喚了官司，急忙回來見滕大尹，膝大尹不由分說，用起刑法，打得希爛，要他招承張富

贓物二人那肯招認大尹教監中放出兩家的老婆
來都面面相覷沒處分辯連大尹也委決不下那發
監候次日又拘張富到官勸他且將已財賠了錢大
王府中失物待從容退贓還你張富被官府逼勒不
過只得承認了歸家思想又惱又悶又不捨得家財
在土庫中自縊而死可惜有名的禁菟張員外只爲
慳吝二字惹出大禍連性命都喪了那王七殿直王
遵馬觀察馬翰後來俱歿于獄中這一班賊盜公然
在東京做反事飲美酒宿名娼没人奈何得他那時
節東京擾亂家家戶戶不得太平直待包龍圖相公

做了府尹這一班賊盜方纔懼怕各散去訖地方始
得寧靜有詩爲証詩云

只因貪吝惹非殃

引到東京盜賊狂

虧殺龍圖包大尹

始知好官自民安